

中國文學史明清部分

# 「三國演義」參考資料

东北人民大學古典文學教研室編

## 目 錄

- 第一篇 元明傳來之講史……………魯 迅… 1
- 第二篇 三國志平話（節錄）…………… 6
- 第三篇 關於〔三國演義〕的作者……………11
- 第四篇 試談〔三國演義〕的思想性……………徐 士 年…13
- 第五篇 〔三國演義〕簡論……………陳 涌…38
- 第六篇 談京劇〔群英會〕……………戴 不 凡…52
- 第七篇 〔三國演義〕資料索引……………66

## 第一篇 元明傳來之講史

魯 迅

宋之說話人，於小說及講史皆多高手（名見夢梁錄及武林舊事），而不聞有著作；元代擾攘，文化淪喪，更無論矣。日本內閣文庫藏元至治（一三二一——一三二三）間新安虞氏刊本全相（猶今所謂繡像全圖）平話五種，曰武王伐紂書，曰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曰秦併六國，曰呂后斬韓信前漢書續集，曰三國志，每集各三卷（斯文第八編第六號，鹽谷溫關於明的小說〔三言〕），今惟三國志有印本（鹽谷博士影印本及商務印書館翻印本），他四種未能見。其全相三國志平話分爲上下二欄，下欄爲圖，下欄述事，以桃園結義始，孔明病歿終。而開篇亦先叙漢高祖殺戮功臣，玉皇斷獄，令韓信轉生爲曹操，彭越爲劉備，英布爲孫權，高祖則爲獻帝，立意與五代史平話無異。惟文筆則遠不逮，詞不達意，粗具梗概而已，如述〔赤壁慶兵〕云：

却說武侯過江到夏口，曹操缸上高叫「吾死矣！」眾軍曰，「皆是蔣幹。」眾官亂刀剉蔣幹爲萬段。曹操上缸，荒速奪路，走出江口，見四面缸上，皆爲火也。見數十隻江，上有黃蓋言曰，「斬曹賊，使天下安若太山！」曹相百官，不通水戰，衆人發箭相射。却說曹操措手不及，四面火起，前又相射。曹操欲走，北有周瑜，南有魯肅，西有陵統甘寧，東有張昭吳苞，四面言殺。史官曰：「倘非曹公家有五帝之分，孟德不能脫。」曹操得命，西北而走，至江岸，衆人搬曹公上馬。却說黃昏火發，次日黎明時方出，曹操回頭，尙見夏口缸上煙焰張天，本部軍無一萬。曹相望西北而走，無五里，江岸有五千軍，認得是常山趙雲，攔住，衆官一齊攻擊，曹相撞陣過去。……至晚，到一大林。……曹公尋滑榮路去，行無二十里，見五百校刀手，關將攔住。曹相用美言告雲長，「看操亭侯

有恩。關公曰，「軍師嚴令」。曹公撞陣却過。說話間，面生塵霧，使曹公得脫。關公趕數里復回，東行無十五里，見玄德，軍師。是走了曹賊，非關公之過也。言使人小着玄德（案此句不可解）。衆問爲何。武侯曰，「關將仁德之人，往日蒙曹相恩，其此而脫矣。」關公聞言，忿然上馬，告主公復追之。玄德曰，「吾弟性匪石，寧奈不倦。」軍師言，「諸葛赤（亦？）去，萬無一失。」……（卷中十八至十九頁）

觀其簡率之處，頗足疑爲說話人所用之話本，由此推演，大加波瀾，即可以愉悅听者，然頁必有圖，則仍亦供人閱覽之書也。餘四種恐亦此類。

說三國志者，在宋已甚盛，蓋當時多英雄，武勇智術，瓌偉動人，而事狀無楚漢之簡，又無春秋列國之繁，故尤宜于講說。東坡（志林六）謂「王彭嘗云，「邈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听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在瓦舍，「說三分」爲說話之一專科，與「講五代史」並列（東京夢華錄）。金元雜劇亦常用三國時事，如赤壁鏖兵諸葛亮秋風五丈原隔江關智連環計復奪受禪臺等，而今日搬演爲戲文者尤多，則爲世之所樂道可知也。其在小說，乃因有羅貫中本而名益顯。

貫中，名本，錢唐人（明郎瑛七修類稿二十二田汝成西湖游覽志四十五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四十一），或云名貫，字貫中（明王圻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七），或云越人，生洪武初（周亮工書影），蓋元明間人（約一三三〇——一四〇〇）。所著小說甚夥，明時云有數十種（志餘），今存者三國志演義之外，尙有隋唐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三遂平妖傳水滸傳等；亦能詞曲，有雜劇龍虎風雲會（目見元人雜劇選）。然今所傳諸小說，皆屢經後人增損，真面殆無從復見矣。

羅貫中本三國志演義，今得見者以明弘治甲寅（一四九四）刊本

爲最古，全書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回，題曰「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起於漢靈帝中平元年〔祭天地桃園結義〕，終於晉武帝太康元年〔王濟計取石頭城〕，凡首尾九十七年（一八四——二八〇）事實，皆排比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注，間亦仍采平話，又加推演而作之；論斷頗取陳裴及習鑿齒孫盛語，且更盛引「史官」及「後人」詩。然據舊史即難於抒寫，雜虛辭復易滋混淆，故明謝肇淛（五雜俎十五）既以爲「太實則近腐」，清章學誠，（丙辰劄記）又病其「七實三虛惑亂觀者」也。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僞，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於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如叙羽之出身丰采及勇力云：

……皆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將願往，斬華雄頭獻於帳下！」衆視之：見其人身長九尺五寸，鬚長一尺八寸，丹鳳眼，臥蠶眉，面如重棗，聲似巨鐘。立於帳前。紹問何人。公孫瓚曰，「此刘玄德之弟關某也。」紹問見居何處。瓚曰，「跟隨刘玄德充馬弓手。」帳上袁術大喝曰，「汝欺吾衆諸侯無大將耶？量一弓手，安敢亂言。与我亂棒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廣學；試教出馬，如其不勝，誅亦未遲。」……關某曰「如不勝，請斬我頭。」操教酹酒一盃，与關某飲了上馬。關某曰，「酒且斟下，某去便來。」出帳提刀，飛身上馬。衆諸侯听得寨外鼓声大震，喊声大舉，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衆皆失驚，却欲探听。驚鈴响处，馬到中軍，雲長提華雄之頭，擲於地上；其酒尚温。……（第九回曹操起兵伐董卓）

又如曹操赤壁之敗，孔明知操命不当尽，乃故使羽挺華容道，俾得縱之，而又故以軍法相要，使立軍令狀而去，此叙孔明止見狡猾，而羽之氣概則凜然，与元刊本平話，相去遠矣：

……華容道上，三停人馬，一停落後，一定填了坑塹，一停跟隨曹操過險峻，路稍平安。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隨後，並無衣甲袍鍔整齊者。……又行不到數里，操在馬上加鞭大笑。衆將問丞相笑者何故。操

曰，「人皆言諸葛亮周瑜足智多謀，吾笑其無能爲也。今此一敗，吾自是欺敵之過，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吾等皆束手受縛矣。」言未畢，一聲砲响，兩邊五百校刀手擺列，當中關雲長提青龍刀，跨赤兔馬，截住去路。操軍見了，亡魂喪胆，面面相覷，皆不能言。操在人叢中曰，「既到此處，只得決一死戰。」衆將曰，「人縱然不怕，馬力乏矣：戰則必死。」程昱曰，「某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人有患難，必須救之，仁義播於天下。丞相舊日有恩在彼處，何不親自告之，必脫此難矣。」操从其說，即時縱馬向前，欠身與雲長曰，「將軍別來無恙？」雲長亦欠身答曰，「關某奉軍師將令，等候丞相多時。」操曰，「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言爲重。」雲長答曰，「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某曾解白馬之危以報之。今日奉命，豈敢爲私乎？」操曰，「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否？古之人大丈夫处世，必以信義爲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者乎？」雲長聞之，低首良久不語。當時曹操引這件事，說猶未了，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又見曹君惶惶，皆欲垂淚，雲長想起五關斬將放他之恩，如何不動心，于是把馬頭勒回，與衆軍曰，「四散擺開！」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操見雲長勒回馬，便和衆將一齊衝將過去，雲長回身時，前面衆將已自護送操过去了。雲長大喝一聲，衆皆下馬，哭拜于地，雲長不忍殺之，正猶豫中，張遼縱馬至，雲長見了，亦動故舊之心，長歎一聲，並皆放之。後來史官有詩曰：

微胆長存義，終身思報恩，威風齊日月，名譽震乾坤，忠勇高三國，神謀陷七屯，至今千古下，軍旅拜英魂。（第一百回關雲長義釋曹操）

弘治以後，刻本甚多，即以明代而論，今尙未能詳其凡幾種（詳見小說月報二十卷十號鄭振鐸三國志演義的演化）。迨清康熙時，茂苑毛宗崗字序始師命人瑞改水滸傳及西廂記成法，即舊本遍加改竄，自云得古本，評刻之，亦稱「聖歎外書」，而一切舊本乃不復行。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見，約舉大端，則一曰改，如舊本第一百五十九回廢獻帝曹丕篡漢本言曹后助兄斥獻帝，毛本則云助漢而斥丕。二曰增，如

第百六十七回先主夜走白帝城本不涉孫夫人，毛本則云「夫人在吳聞  
猇亭兵敗，訛傳先主死於軍中，遂驅兵至江邊，望西遙哭，投江而  
死。」三曰削，如第二百五回孔明火燒木柵寨本有孔明燒司馬懿於上  
方谷時，欲并燒魏延，第二百三十四回諸葛瞻大戰鄧艾有艾貽書勸  
降，瞻覽畢狐疑，其子尙詰責之，乃決死戰，而毛本皆無有。其餘小  
節，則一者整頓回目，二者修正文辭，三者削除論贊，四者增刪瑣  
事，五者改換詩文而已。

## 第二篇 三國志平話（節錄）

### 古城聚義

却說先主並趙雲，引手下三千軍，正南上行。驀聞鑼鼓响，見一火強人。當先一人，蓄紅巾、熟銅甲、開山斧，高聲叫曰：「留下買路錢者！」先主出馬言曰：「是何名姓？」賊人見先主，連忙下馬施禮，言：「玄德公別來無恙。是漢臣鞏固，爲董卓弄權，於此中爲寇。」遂邀先主、趙雲，並衆軍入山寨，牛酒管待。

正飲酒，一小校報曰：「有大王使命至。」鞏固出與使命相見。使命曰：「今奉大王聖旨，爲你三個月不來進奉錢物，本待將你頭去，且免今番；若再不見奉，決不肯休。時開權免。」鞏固還帳，見先主；先主問曰：「是那國來的使命？」鞏固曰：「終前山中。則說小人獨鎮中原，近有一人引十疋馬來，殺敗小人。每月要進奉。在於山南一古城，自号『無姓大王』。古城內建一宮，名曰黃鍾宮，立年号是快活年。使一條槍丈八神矛，万人難敵。」先主所說畢，暗想：「莫是張飛？」

趙雲使一條槍名曰涯角槍，海角天涯無對。《三國志》除張飛，第一條槍。趙雲要看無姓大王，並先主衆人一發下山。離古城相近，趙雲故將鑼鼓喧天。

却說張飛在古城宮內，正坐間，小軍報曰：「不知甚人，城外搦戰。」張飛听得，大叫一聲：「是誰？那個敢死的？」急令備馬，火速披掛，掉槍上馬，引部下數騎出城北門，望見先主軍兵，便飛將來。

兩陣相對。張飛曰：「甚人搦戰？」趙雲出馬持槍。張飛大怒，



使丈八鋼矛，却取趙雲。二馬相交，兩條槍來往如鱗，硬戰三十合。張飛怒曰：「曾見使槍的這漢真個強！」又戰三十合，趙雲氣力不加，敗回馬本陣裡來。張飛怒曰：「正好廝殺，嗟早敗！」縱馬持槍，趕趙雲至陣前。

先主認的是張飛，叫曰：「兄弟張飛！」張飛視之，却是哥哥；滾鞍下馬，納頭便拜，言：「哥哥，怎生來這裡？」便上馬相邀入城裡做皇帝去來。衆人一齊入城去。

張飛邀先主正廳坐，飲宴。張飛問：「二哥哥在於何處？」先主具說關公扶佐曹操，官封壽亭侯；殺袁紹兩員將，險送我性命，亦無桃園之恩。張飛聽畢，大怒：「叵耐鬍漢！爾言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日死。爾今受曹操富貴！我若見你，定無干休！」再勸先主酒。

且休說先主在古城，却說關公至古城相近，使人報與張飛。張飛听的，大叫：「叵耐鬍漢，爾今有何面目！」急令備馬披掛，並先主衆人出。

張飛見關公，躍馬持槍直取關公。關公言曰：「兄弟張飛！」張飛不聽，使槍刺關公。關公急忙架隔遮截。張飛見關公不廝殺，搦馬曰：「爾乃無信之人，忘却結義之心！」關公曰：「兄弟不知。我今引二嫂並阿斗，一千里地，故來尋你兄弟、哥哥。你今何故殺我？」張飛曰：「你受曹操富貴，故意埋藏來追先主。」二人語話，又見塵頭映日，似雨遮天。至近，亦有旗号，上寫「漢將蔡陽」。張飛回言：「爾不順曹操，今有漢將蔡陽，爾今引來，故意征伐。」關公視之，回馬與蔡陽相對。

蔡陽傳令衆軍排開陣勢。蔡陽出馬言曰：「忘恩之人！我奉丞相鈞旨，故來追爾！」關公大怒曰：「我非忘恩，今引家小來尋兄長。」

与曹相所立大功，亦報其恩。又令人搖旗噪鼓，蔡陽持槍欲取關公，關公縱馬輪刀，〔關公斬蔡陽〕鼓响一声，被關公一刀砍了蔡陽頭。其軍亂走。名曰十鼓斬蔡陽。

張飛見關公斬蔡陽，沒鞍下馬，施礼向前，言曰：「早來二哥不報。兄弟道二哥順了曹操，不想二哥貞烈之心。」納頭便拜。礼畢，遂邀關公入城。

關公見先主，礼畢，先主曰：「兄弟壞了袁紹兩將，我性命險些不保；若非趙子龍，豈能得脫？不想今日相見。」羽曰：「不知哥哥在彼。」遂請二嫂並阿斗下車，弟兄三人相會。先主兩手加額言：「若非天然聚會，怎想今日得大將趙雲。趙雲兵三千，通有五千軍。」三人大喜，每日設宴，名曰古城聚義。

## 秋風五丈原

軍師回益州成都府見少主，少主御宴數日。軍師言：「今取關西口長安，復興大漢。」帝喜。酒帶半酣，諸葛忽然仆地，口鼻血出。帝大驚，文武急救起。諸葛奏曰：「老臣自出茅廬，四十餘年，与陛下征吳滅魏，使臣寸心万段。」帝言：「休取關西，告軍師勾把界軍入成都府。」諸葛再奏：「此事不可，異日取笑史官。陛下效學堯舜禹湯，莫學桀紂之輩。倘失天下，万代罵名。臣今年欲再取關西，不得不歸。」少主數次苦留諸葛，諸葛不肯。帝送上路。

又說武侯东出劍關，夫人辭軍師欲回。諸葛曰：「吾有一子懦弱，恐爲官汚吾清名，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頃，足爲活計。」諸葛与夫人言別，东出祁山。

前後一百輛車，行數日，司馬懿知，伏軍忽起，軍師百輛車分爲四面，使魏軍不得近前。又數日，姜維引衆官接軍師入街亭。前後一

月，下战書幾度司馬出战。諸葛又思，司馬屯軍塔下。半月餘，軍行衣甲衲襖不離身，多生瘡病。令姜維、楊儀劫寨，殺司馬懿五万軍皆散。軍師言大雨降，急令人鞞糶油衣傘。其大雨降日餘方止。

· 諸葛引軍三千，數員名將，下街亭私行。姜維道：「何意？」軍師附耳低言，說与姜維言：「我太歲大小運併。」軍師引手下三千軍離街亭約百里，有一大樹，西見一莊，令人喚出一娘娘，当面問：「此處屬那裡？」娘娘言：「祁山祁州鳳翔府，此乃是黃婆店。」又問今歲好大雨。娘娘言：「臥龍昇天；豈無大雨？」娘娘又言：「官人勿罪。豈不聞君亡白帝，臣死黃婆？」軍師思，果有此言。又問西高山甚名？娘娘言：「秋風五丈原也。」言畢，娘娘化風而去，不知所在。

軍師〔西上秋風五丈原〕軍屯於上。軍師自思：前者老婦所言，實爲不祥。不曾放下心腸。又思司馬懿善能守待，真將材也。

軍師臥病，前後月餘，針藥不能療治，口鼻血出。姜維告師父：「師父善能通醫，豈不能治已病？」諸葛言：「自二十九歲出茅廬，与君用心四十餘年，方得川地，使我寸心万段！」驀听得寨門前鬧。姜維出探，見魏延來，言：「軍師有事，我管軍師印信！」軍師不語。叫魏延至，言曰：「三十年前，荊州因收江下四郡，將軍方可降漢於國，累建大功。吾死，魏延爲帥懸印。」魏延喜而出。

又數日，叫楊儀、姜維、趙雲衆太尉近前。軍師哭而告曰：「吾死，可將骨殖歸川。」衆人皆泣下。

当夜，軍師扶着一軍，左手把印，右手提劍，披頭，點一盞灯，用水一盆，黑雞子一個，下在盆中，压住將星。武侯歸天。姜維掛起先君神，斬了魏延。後有詩爲証：

丞相祠堂何处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

軍中一發哭起來，哀聲動地，百姓奔告司馬懿，言武侯身死。司馬聞之，領軍來切武侯尸。

即時兩軍對陣。司馬曰：「吾懼者武侯，今死；可留下武侯之尸；若不留下，使片甲不回！」姜維大怒，縱馬橫刀，直取司馬。二人交戰，不數合，姜維敗走，司馬後趕。鑼聲一响，橫處一彪軍殺將來，乃楊儀。司馬當不住，回走，四下伏軍盡起，司馬大敗，軍折大半。還寨更不敢出。長安爲之言曰：「死諸葛能走活仲達！」仲達聞之，笑曰：「吾料其生，豈料其死！」

却說衆將保諸葛靈柩入川。漢帝接喪舉哀，痛哭不止，即逃山陵而葬之，立廟致祭，封爲忠武侯。百姓聞之，如喪考妣。武侯治民，省刑罰，薄稅斂；用兵，賞罰肅，号令明。以此軍民愛之。

### 第三篇 關於「三國演義」的作者

關於本書的原作者羅貫中，至今為止，我們所掌握的材料還是極少而且極零碎的。從這些材料當中，我們所知道的，大致如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說：

貫中，名本，錢唐人（明郎瑛七修類稿二十二田汝成西湖游覽志四十五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四十一），或云名貫，字貫中（明王圻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七），或云越人，生洪武初（周亮工書影），蓋元明間人（約一三三〇——一四〇〇）。所著小說甚夥，明時云有數十種（志餘），今存者三國志演義之外，尚有隋唐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三遂平妖傳、水滸傳等；亦能詞曲，有雜劇龍虎風雲會（目見元人雜劇選）。然今所傳諸小說，皆屢經後人增損，真面目無從復見矣。

這裡面，說水滸傳也是他的作品，當然僅僅是說過去有過這麼一種傳說，而這種傳說牽涉到其他複雜的問題，這裡可以不加討論。

除了魯迅先生已經舉出的那些材料而外，我們還可以補充三條：

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余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餘（餘）年，竟不知其所終（明抄本錄鬼簿續編）。（引用者按：原書所錄羅貫中雜劇目，為趙太祖龍虎風雲會、三平章死哭鬻虎子、忠正孝子連環諫三種。）

文至院本說書，其變極矣。然非絕世軼材，自不妄作。如宗秀、羅貫中、關切葛可久，皆有志圖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巫工，羅傳神稗史。今讀羅水滸傳，從空中放出許多罡煞，又從夢裡收拾一場怪誕，其與王實甫西廂記始以蒲東邊會，終以草橋揚鑿，是二夢語，殆同結局。總之，惟虛故活耳（明王圻稗史彙編）。

施耐庵感時政陵夷，作水滸傳七十回。羅貫中客偽吳，欲瀝士誠，續成百二十回（清徐渭仁徐鈞所繪水滸一百單八將圖題跋）。

这三條材料，較可靠的是第一條，後兩條則屬於傳說性質，第三條顯然是金聖歎批改的七十回本水滸流行以後才有的。

按照这三條材料，我們知道，關於羅貫中的籍貫，又多了太原人一說。關於他的名字，又知道有一個湖海散人的別号。關於他的社會關係，可以知道錄鬼簿續編的作者是他的「忘年交」，他們曾於分別多時之後，又於至正甲辰相會一次。他的性情是「與人寡合」。他的「樂府隱語」的風格是「極為清新」。更重要的是，他被描寫為元、明之交的從事革命活動者即所謂「有志圖王者」之一，並曾与張士誠有过相當的關係，所以後來在「真主」朱元璋的統治之下，就只好「傳神稗史」，「不知所終」。這些材料所提供的線索，還有待於我們的查考研究。

附帶談一談本書的修訂者毛宗崗。

根據「第七才子書」（琵琶記）的序和總論，以及花朝生筆記，我們知道，毛宗崗，字序始，清初江苏苏州府長洲縣人。他的父親毛綸，字德音，改字声山，中年後失明，与宗崗合作，評訂琵琶記，評改三國演義。毛綸只是口授大意，宗崗才是實際執筆者，並且也參加了很多意見，所以這些工作歷來認為主要的是宗崗所作的。他們所修訂的三國演義，約成書於康熙初年。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三年十月

## 第四篇 試談「三國演義」的思想性

徐 士 年

### 一

「三國演義」是一部家喻戶曉的歷史小說，在人民中間有着長久的廣泛的影響。清代帶有民族革命色彩的洪門會中，新會員入會必須敬三炷半香，其中第二炷就是「桃園結義劉關張」。明末張獻忠，李自成所領導的農民起義，也都以「三國演義」作為戰略指導的經典〔一〕；可見「三國演義」在人民中間的影響一向是很大的。但「三國演義」也被統治階級所推崇，明神宗朱翊鈞曾封關羽為「大帝」，清代更累封關羽為「忠誼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二〕；關羽的廟被稱作「武廟」，和祀孔丘的「文廟」相等；甚至「三國演義」所記敘的事實，也常被文人用作典故〔三〕；這些事實都說明統治階級也是贊成「三國演義」的。人民和統治階級都尊崇「三國演義」，可見「三國演義」所表現的思想是複雜的，因而闡明「三國演義」所表現的思想也就更有其必要。

「三國演義」是反映三國時代封建王朝內部的複雜、尖銳的關

---

〔一〕見魯迅先生「小說舊聞鈔」引黃摩西「小說小話」云：「張獻忠，李自成及近世張格爾，洪秀全等初起……聞其皆以『三國演義』中故事，為玉璽唯一之秘本。」

〔二〕明神宗封關羽為「大帝」事，見孔另境「中國小說史料」引「老圃叢談」。清代加關羽的封号見「小說考証拾遺」引「闕名筆記」。

〔三〕可參看鄒振鐸「中國文學論集」開明版二五三——二五四頁。

爭，以及表現那個時代的英雄人物的歷史小說。《三國演義》的基本思想，也即是《三國演義》對於三國時代的矛盾鬭爭所表現的擁護誰，反對誰的態度。

《三國演義》所記述的事情，絕大部份根據陳壽的《三國志》和裴松之的註，所以羅貫中自己說《三國演義》是：「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半羅本貫中編次」。但《三國演義》也並非《三國志》的通俗本；在《三國演義》裡顯然還保留了許多從唐以來就在民間流傳的三國故事的傳統，而且《三國演義》的輪廓，也是根據民間的《三國志平話》（元至治間——一三二一到一三二三——新安虞氏所刊五種全相平話中的一種）構成的。所以章學誠說它「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丙辰劄記》）。

《三國演義》在篇幅的分配、人物性格的塑造、事件的敘述等各方面，都表現了和陳壽的《三國志》不同的一種傾向——歌頌蜀漢的傾向。《三國演義》的愛憎的態度，遠較陳壽的《三國志》和裴松之的註來得分明，而這種愛憎分明的態度正是為人民所歡迎的。

在《三國演義》全書一百二十回中，約有三分之二弱的篇幅是以蜀漢方面的人物——劉備、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等為中心寫的。全書中寫得最好，最吸引人的部份，如關羽的封金掛印，劉備的三顧茅廬，當陽長坂之戰，赤壁之戰，關羽的死，諸葛亮的死等幾大段，也都是以蜀漢人物為中心來敘述的。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三國演義》顯然誇張了關羽、張飛、趙雲等人的英勇、義氣，諸葛亮的機智、謀略，突出了劉備的寬仁、愛民等正面性格；也誇張了蜀漢的敵人的反面性格，以致歪曲了某些人物在歷史上的本來面貌。如曹操在陳壽的《三國志》裡，本來是「非常之人，超世之傑」（一）的英

（一）陳壽《三國志》魏志，武帝操傳評。



雄，但在《三國演義》裡就成爲一個「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無賴和奸雄的典型了。周瑜本來是一位風流儒雅，豁達大度，所謂「雅量高致」〔一〕的人物，在《三國演義》裡雖然也被寫得英武，瀟灑，有許多優點，但這些好處總掩不住《三國演義》裡突出描寫的他那種氣量狹小，不能容物，而且極其忌刻人才的缺點。《三國演義》所以誇張這些人物的缺點，顯然是爲了主要襯托出蜀漢人物的英雄。貶低了曹操的人格，就抬高了劉備的身份，寫了周瑜的狹小，也就反襯了孔明的高瞻遠矚。這些被誇張的正面或反面的性格，雖然並非在歷史上毫無根據，但這種誇張，表現了《三國演義》的一種傾向，則是沒有問題的。

《三國演義》歌頌屬於蜀漢方面的英雄人物，否定和蜀漢相對立的曹操，對於孫權則肯定其和蜀漢的聯合，又否定其和蜀漢的对立；這種傾向是《三國演義》思想性的集中表現。

然而，僅僅說明這一點是不夠的，《三國演義》歌頌了蜀漢方面的這些英雄人物，究竟告訴了讀者一些什麼呢？《三國演義》的作者又根據什麼來歌頌蜀漢方面的這些英雄人物呢？必須闡明這些問題，我們才能瞭解《三國演義》所表現的思想，以及這些思想裡所包含的意義。

《三國演義》歌頌蜀漢方面的英雄人物，是不是如過去的士大夫所說的，僅僅是爲了「其意欲尊正統」（章學誠：《丙辰劄記》）呢？《三國演義》所起的客觀效果是不是只宣傳了封建「正統」思想呢？我想並不是這樣的。固然，《三國演義》的作者是有一定程度的「正統」思想的，他之肯定蜀漢也和「正統」思想分不開，但却並

---

〔一〕《三國志》吳志，周瑜傳，裴松之註引江表傳。